

听书

钦文

老的评书，总是让人十分放松。他那独特的嗓音（据说是嗓子出了问题）也是加分项，医学俗语中有“烟酒嗓”一词，对于曲艺演员来说未尝不是坏事，现在流行音乐界也颇有些歌手是以此为标志的。

还有一类评书我越来越喜欢，比如扬州评话的王派《水浒》。当然王少堂老先生的评书我是无缘得闻的，我听的是他的孙女王丽堂女士说的《武松》和《宋江》，据说她得了祖父和父亲的真传。说实话，年轻时是不太懂得欣赏这一派说书风格的，原因是“节奏太慢”！宋江上楼杀阎婆惜，按每天说一回半个小时计算，上个楼就用了十天半个月，宋江在江州法场上跪了两个月，那个令人心焦！可现在在重听，却觉得越来越有滋味。那些劫法场的各路英雄在路上、客栈里的各种遭遇与故事主线毫不相干，这些枝蔓的情节却充满了人情味和“社会知识”。在过去那个媒体不发达的时代，四处谋生的说书人就是“流动的大众媒体”，传播着各种信息和知识。茶馆里的本地看官可以足不出户增长见闻，日后外出时可以按照说书人的建议提防各类坏人和骗术。而那些看似边缘的角色（酒保、伙计、船夫）一个个塑造得活灵活现，只有上了年纪阅人历事渐多了才能体会出这些人物刻画得那么入木三分。这样的世情和人情是在《岳飞传》吧。那时电台里只在午间播放评书，而幼儿园里是没有广播可听的。所以每星期其实只有周日才能听到一次，但慷慨激昂的故事、刘兰芳那铿锵的气势、连珠炮似的讲述已足以将一个孩子迷住了，尤其是爱摆弄枪棒的男孩儿。然而在那个年纪，书里的很多事情是无法明了的，况且还缺了周一到周六的内容。听书的时候是不能提问的，否则要被瞪眼或训斥的。只有在有一句“明天接着讲”之后，大人才会理睬你。外公是个会说故事的人，他总能将前一个星期的内容绘声绘色地简述一遍，还会解释什么是“护心宝镜”、何谓“粉底快靴”。现在想来，这大概与他年轻时爱去戏园子看戏，见多识广有关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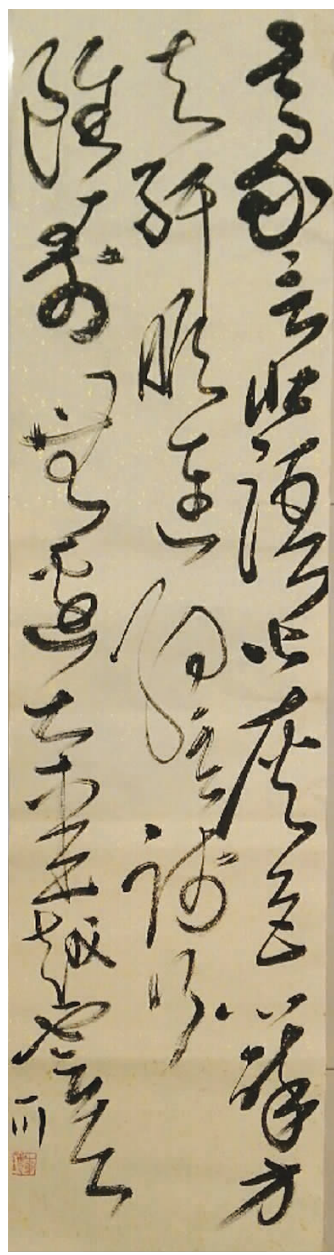
比较完整地听完《岳飞传》应该是后来的事儿了，似乎是在本地电台里重播的。那会儿也上了小学，因为离学校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父亲总是早早地把饭菜端上桌，两人很快把饭吃完，就等着广播里那句“接着上文”。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父子两人各自躺在床上，谁也不说话，屏气凝神听着电波里跌宕起伏的故事，大概只有牛皋的插科打诨和金兀术的气急败坏才会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最后笑死的居然是牛皋，也是定数了！

之后又听了《杨家将》，应该就是田连元先生的版本。说起来，东北真是出评书艺人的地方，后来又冒出了一大批小品演员，这应当跟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吧？套用一下纳纳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大概是因为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天寒地冻，大家坐在家里的炕上没事儿“唠嗑”，“口才”也就日益练了出来吧。在那个没有现代媒介和娱乐方式的年代里，会“说故事的人”（本雅明曾有一篇文章就用了这个标题）一定是受人欢迎和尊重的。

“言归正传”，回到《杨家将》。与《岳飞传》说到三分之二处“风波亭父子遇害”不同，《杨家将》开篇不久便让听众面对“人间惨剧”，杨家一门忠烈牺牲大半，作为小听众的我几乎一个多星期闷闷不乐！殊不知这正是故事的另一种讲法：低开高走。之后杨家扳倒潘家，复仇成功，六部退居二线，新生代上场，高潮迭起，到了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更演绎出一场女性英雄的狂欢。真是出人意料！

虽然刘兰芳和田连元给了我评书的启蒙，但听了单田芳和袁阔成的评书后，才知道山外有山。刘与田说得太急，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渐渐悟出说故事还是要慢一点得好。单与袁的评书就好在不徐不疾。听了这么多年书，我总在问自己，他俩可否比高下？似乎很难决断。单拿两人说的《三国》相比，袁先生在单先生之上。在这部书上，袁老是下了功夫的。仅以“舌战群儒”和“上出师表”这两段为例，袁先生的表演声情并茂，挥洒自如。对于这部书而言，他那洒脱儒雅的风格再适合不过。早年间他也创作过《烈火金刚》这样的现代评书，虽说那是时代的需要，但前后期风格差异还是可以明显感觉出来的，到了晚年，袁先生的评书更加从容不迫了，《三国演义》也成了他的巅峰之作。

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单田芳老先生的意思，恰恰相反，更多时候，我更爱听他的作品。何故？年少时听《岳飞传》、《杨家将》总觉得热血沸腾，书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绪特别浓厚。细细想来，这些作品是有教育作用的。单老晚年的几部大作品，例如《白眉大侠》、《董林传》等，虽然其中也贯穿“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思想，但其娱乐性明显高于前文所说的几部评书。可以看出，单老先生在创作时借鉴了流行武侠小说的很多元素，尤其是在情节设置和武打描写方面大大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窠臼。我最喜欢的是他作品中的人物对白，十分接地气，让人会心一笑的地方俯拾皆是。不管什么时候，听上一段单



序跋精萃

细微之妙，何止草木

李辉

何频的随笔，基本发表于报纸副刊，未曾谋面之前，感觉自己好像已经很熟悉他了。

能写随笔的作者不少，如要形成鲜明个人风格和特点却颇为不易，不过，这对于何频似乎并不难。

何频有独特的写作领域，尤以擅长写草木而著称。读过他的不少草木篇章，吃惊于他对众多植物长期、广泛、深入的研究。春来秋去，花开花落，他细心观察与体味，描摹草木的萌生蔓延，写透人与草木之间的冷暖互知，写天地间弥漫充沛的声气相通。他的笔下，生生不息的草木，漫溢浓郁文化韵味，醇厚而醉人。写此类文章，最需胸间学识、体察细微和笔下功力，何频三者兼备，运用起来得心应手，收放自如，因此，足以形成与众不同的个人随笔格局。

随笔历来是报纸副刊的顶梁柱。这些年来，不少报纸副刊都有减少与调整，殊不知，在互联网、微信等新兴传媒渗透于每个人阅读空间之际，副刊的优势其实才更有展现的可能。铺天盖地的新闻爆炸面前，副刊需要沉稳，需要为读者提供足可让他们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的高质量作品，这才是报纸副刊应有的生存之道。经与大象出版社商量，从2016年开始，我策划出版一套“副刊文丛”，计划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各地报纸副刊的作品，按照精品栏目系列、作者与副刊编辑的个人文集系列，分别编选出版。

我的设想，争取用十年左右时间，出版二百种左右，留存副刊精品，留存读者的美好记忆，那该多么可观！在编选第一批图书中，我首先想到几位副刊作者，何频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年，何频主要在《文汇报》和《南方都市报》副刊上开设专栏，另有少量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等处。承蒙何频不弃，他很快编选这本《茶事一年间》寄来，并嘱我写序。他说，我们同年出生，经历相似，兴趣相似。况合之命，不能不听。

这本《茶事一年间》，全部发表于《文汇报》“笔会”副刊。书中《茶事一年间》一文，写一年之间，四处访茶、问茶、品茶，人文景象，婉转铺陈，尽在其中。以此作为书名，平淡而悠远，质朴而隽永，颇能体现何频文章的特点。

何频写过一则随笔《看草归来》，文中所述，可以从中感受他为何不愿疏忽那些大自然的细微之处，因为，所谓

笔会

鉴赏家（油画）
博尔迪尼 [意大利]



图为何频的草木写真。本文为作者为何频《茶事一年间》序。李辉主编的大型文库“副刊文丛”第一批书目近期已出。

细微的事物，最能触动他，也最能让他感悟细微之外无限丰富的情怀。用他的话来说，那是“茂盛和神奇”，面对细微，他“无法无动于衷”。

隙地有白茅草开花，抽柔细白绵一片。龙葵开小白繁华，小白酒草蒂大亦渐次开小毛球花。一地夏草才青青密布就生漏洞，因为路边有旱于小麦而熟的野燕麦成片枯死发白，黑麦草的穗条亦干而枯凋。

我这么仔细地关注野草是太琐碎了！不，野草或杂草是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人们怎么也绕不开野草。

面对生生不息的杂草展示的茂盛和神奇，我无法无动于衷。

隙地看草归来，我回到院里，看见墙角有一株苦菜，花后扯了一点白絮，另有一株是刚刚出生的新苗。

《看草归来》
细微之妙，何止草木？
《茶事一年间》中的不少篇章，何频写文坛掌故与前辈文人。他与这些前辈，或见过面，或只是书中相识。如写草木一样，他不求大的叙述，而是于细微之处写人的一颦一笑，笔下细节看似平淡，反比过多的渲染更有表现力，更能呈现

前辈的淡然。譬如，《微信里的董鼎山和黄宗英》一文，何频写于郑州越秀讲座期间，与冯亦代、黄宗英两人的见面。听完讲座，他去宾馆拜访，带去二人黄昏昏之际出版的合集《归隐山林》，请他们签名留念。文章结尾，干净利落：
与他们告别的时候，我把小本子落下了还不知道。第二天，家里电话响了，原来是黄宗英先生从我的本子里面发现电话号码，直接打过来的。她让我过去取，并一再声言，不许我叫他们老师。

《微信里的董鼎山和黄宗英》
有意思的是，何频想到写这篇文章，与二零一五年四、五月间他读到的两个微信有关。第一条是四月二十四日，他的弟弟在纽约看望董鼎山之后所发微信；第二条是五月二十八日我在上海华东医院看望黄宗英之后所发微信。多年前，第一次收到何频的，才知道“何频”是笔名，本名为赵和平，而他的弟弟赵武平我早已认识，曾是北京有名的出版策划人。读这篇文章，我又回到远景之中。难忘九十年代，一次董鼎山归国，我陪他去北京小西天看望冯亦代、黄宗英；难忘二零零一年，我在纽约董鼎山带我去逛旧书店。十多年来，

每次到上海看望黄宗英之后，我都会给董鼎山发去邮件和照片，他很快回复，为之高兴。如今，斯人已逝，再也收不到老朋友的消息了。
何频写这篇文章，其实另有一层含义：对董鼎山、黄宗英表达一种敬意。两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一位在纽约，一位在上海，晚年依旧在副刊开设专栏。在何频心中，这是一种缘分，一种难解难分的副刊情结。他这样评点两位前辈的副刊文章：“董鼎山和黄宗英的副刊小品，是智者对流行世情的从容点评，每篇只有一鳞一爪，但过来人的一颦一笑，睿智与机智俱在其中，貌似平淡却不乏趣味。‘春蚕到死丝方尽’，绵绵之力，一笔一画，洋溢着他们对读者的爱，却透着他们年近的心力。”这段文字，虽是说前辈，可是我倒也觉得不妨将之视为何频对随笔写作的理解和经验谈，一种他所企盼达到的境界。

与写草木的细微之处一样，何频对人的理解，也能于细微处辨析文人差异，在纷繁掌故里看易被忽视的另一面。他写施蛰存和张伯驹成为“右派分子”之后的交往，颇耐读，足可看出他的观察之细，体会之深。两位前辈，相差七岁，“南辕北辙，本不同类，但二人后来惺惺相惜，声气互通，这缘于二人天性相通。”我很欣赏“声气互通”四个字，把文人间之所以能够相通的情怀，表述得极为准确而富有诗意。他读掌故，读到张伯驹的另一面：“貌似散淡的张伯驹，偶尔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体察草木之人，体察人心与人性，均在细微之妙。

草木与文人，在何频这里浑然一体，都是他眼中的景象，都是他以此感受世界的对象。在这种体察、描摹、叙述过程中，他变得更沉静、充实。有他的随笔，读者不会寂寞。

的确，前辈文人在何频眼里，如同草木一般具有丰沛生命力。他写姜德明的爱书、藏书，文章题为《一棵旺盛而又安静的树》。这题目，真好。一个又一个文人，一株又一株草，一棵又一棵树，安安静静，不事张扬。草木悄悄萌发，慢慢成长，蔓延出一片茂密森林……

完稿于2016年2月16日，北京



约定
一川 诗/书法
豪言壮语皆灰色，心碎方知肝胆连。
约定践行虽一刹，无边大爱越云天。

说“约定”
东楼先生

2016年9月13日，上海海事大学孙嘉元同学捐献造血干细胞，用善举挽救白血病病人生命。一川作“约定”诗并挥毫礼赞，在这种生命约定面前，一切豪言壮语皆成灰色，故诗人庄重地推出颇有哲理的首联：只有为他人把心操碎，那有如“两昆仑”的肝胆才能与大写的“生命”相通，相照，相连。这是一个把“心”“肝”“胆”诗意图盟的佳句。
二联，聚焦践行“约定”的“一刹”。嘉元同学的大真、大善、大美如星汉灿烂，若出沧溟，言辞难以尽述。故一川将诗眼凝视为实行捐献的一刹那。这一刹那，只能以生命体察生命，华彩而又寥廓，如梦如晤，并不细数“星斗”几多，唯一的感受便是超越云天的无边无际的大爱！一川运用了“审美模糊”，给人们留下许许多多的心驰神往。
最伟大的约定，献给“万聚一收”的“践行”。生命，在一点一滴浪花中迸发！沧海丰甚。

最近，接到一位二十多年前、曾经在团市委一起工作过现居海外友人的来信，问到了陕西南路团市委机关这幢楼的往事，不禁浮现出当年在蓝屋里的青春岁月、那些激情燃烧的情怀……

陕西南路一向以人文气息浓郁闻名于世。如其30号系马勒别墅，与红房子西餐馆隔路相望，因玻璃折射的蓝光被美誉为蓝屋。

蓝屋的前身为犹太人马勒居所，挪威哥特式的建筑灵感是其女儿梦里所遇，楼道之间似通非通恰似少女变幻莫测让人难以捉摸，楼梯、扶手精雕细琢宛如一件摆件，房间西洋装饰别具一格，映入眼帘的是：天花板的画梁雕栋，护墙板的拼花图案，柚木地板的花纹图形铺设，灯具造型更是装点出了华丽，甚至卫生间也是用马赛克贴出不同的风格，这些分布在形状不同的三个楼层116间房间和走道中，房子钟楼里还夹藏着三四个房间，整幢房子的每扇窗户外透着灵气，房间的每处都让人百看不厌。

除了房屋，大花园和后花园更是衬托了建筑的美丽，绿油油的草地配上建筑轮廓，好比一幅田园风光的油画，吸引了很多影视剧在此拍摄。主建筑的后面有座二层高的附楼，楼里十多个房间，应该是下人们居住的，在主楼与附楼之间是一座能够停放四五辆小车的汽车间，穿过附楼首先见到的是6间连排的马厩，马对房子主人是有特殊意义的，正是赛马让其赢得了连间蓝屋在内的财富，这种感情在大花园留有一匹石头马为凭，也许后花园是用来放马的。虽然这些后来被改造成了机关的办公室、阅览室、食堂、宿舍、招待所、浴室，但是当年的痕迹依然可见，可以想象马勒一家在此生活的情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将此留给上海的年轻人，作为上海团市委机关继续青春寻梦之

蓝屋里的青春岁月

谢京辉

确实很烦很累。可是，打电话是当时唯一的最快的联络工具，也是机关干部的看法本领，有时直线、总机一起上，养成了电话号码过目不忘的记性。打电话虽琐碎，也锻炼培养了自己的耐心和恒心，同时，建立与基层团干部们的特殊感情保留至今。

对蓝屋的进一步感情始于管理这幢建筑，1990年奉调办公室开始了对蓝屋的管理，因房屋属于保护建筑，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有过房屋大修的经历，加深了对蓝屋的每寸瓦片、史料的了解，比如，在陕西南路上90米长的耐火砖围墙，精工细琢，据说工人每天只能砌十六块砖，足见工匠精神，屋顶是用铅铸成的，可以耐高温，防腐蚀，房屋的桩头是用木头打造的，浸在水中百年不腐，花园草皮是英国进口的老虎草，可保四季常青，还发现了暗藏的保险箱。记得蓝屋大修期间，遭遇雷暴雨，当时屋顶全部被掀开，盖上海毛毡也盖不住倾盆大雨，无奈机关紧急动员，书记、部长、机关干部一起上，大家用身体硬是保住了大楼不被雨水冲入，守住了蓝屋的安全，每个人几乎成了落汤鸡……面对困难，所有的人齐心协力，不分彼此，这是蓝屋里的人的优良传统，也是造就末来人格的重要方面。经过四年的打理工，让人欣慰的是蓝屋完好无损，有了继任者。虽然过了二十多年，上海团的事业也早就超越了蓝屋时代，但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蓝屋的往事。

蓝屋也是笔者工作过九年的地方。从基层来到团市委青农部工作是一个大转折，青农部的办公室窗口正好面对着团房间，窗户无论什么角度视觉效果出奇的好，木门、钢窗、护墙板非常柔和协调，房间的保暖效果极佳，虽朝北也不感到寒冷。在团市委青农部工作期间，办公室成了郊区信息汇总地，每逢重大事情必须及时准确上报材料、准确无误地传达精神，当时通讯不发达，必须用老式手摇电话通知到210个乡镇团委，每次打电话需要花上三四天时间，有时一次打不通，连续几天打，有时晚上还要接着打电话。虽说打电话并不复杂，但连续干